

建功强军事 我和我的连队

一个人的选择，一群人的选择

新疆军区某旅无人机侦察一连连长 张喆

5年前，我们这个连队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浪潮中应运而生。承载着官兵的梦想和荣光，踏着时代的鼓点，我和战友们奋力前行。

随着新型无人机组装，我们的脚步变得更加匆忙。挺进戈壁，转战高原，理论培训，实操训练……夜空中，不断闪烁的信号灯带着我们的热情和信念飞向远方。

在狂风肆虐的戈壁滩，我和战友们沉下心来学理论、研实操，夜以继日搞训练攻关，新型无人机组装不久便实现了自主实飞。那段时光，有人吃住和操作平台，不足2平方米的模拟训练室成为“砺剑台”；有人把装备说明书一段段拆分记忆，刻苦钻研；有人为了观测记录装备数据，在烈日灼烤的跑道上一待就是一整天。

在雪域高原，我们稳扎稳打、大胆创新，新装备战斗力建设取得了一个个突破。让我感动的是，大家把新装备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一次训练，突降大雪，无人机紧急降落。一级上士李士超带着战友们顶着风雪将机固定在机身上，无人机安然无恙，而他们的双手被风雪吹得裂开了口子。

演训场上，我们参加联合演习首次完成实弹打击任务。在全连官兵期盼的眼光中，无人机首发命中、发发命中。那一刻，很多人的眼眶湿润了；那一刻，我们的自豪发自肺腑。

看清楚了前进方向，奋斗的脚步就会更加有力。这两年，连队远离城市的车水马龙，眼前是荒凉戈壁与巍峨群山。从几十公里、上百公里，再到上千公里，连队离营区的距离越来越远，离胜战的目标越来越近。

好男儿志在四方。一次次远行，换回的是加速成长。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就像一张待写的答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书写着历史、铸就着荣光。战友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不断攀登前行，我们渐渐明白：脚步从未停歇不仅仅是为了赶路，那些身边不断积累起来的向上力量，那些沿途见证彼此成长的风光，是无法复制的青春记忆，更是我们重塑自我的见证。

走在营地里，看着战友们充满朝气的脸庞，看着他们忙忙碌碌、乐此不疲的身影，我突然觉得青春本该就是这般模样。一个人的选择，是自我的重塑；一群人的选择，是塑造未来。

当阳光洒在喀喇昆仑亘古不变的雪山上，无人机翱翔苍穹，机载镜头记录着祖国边陲的壮丽风景；当夜幕降临，城市的车水马龙与霓虹闪烁出现在指挥舱内的电子屏幕上……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守护着万家灯火。

也许对于这群年轻人来说，你压根不需要刻意为他们正在做的事赋予价值——那是站在时代滚滚向前的浪潮中，每一个普通人都努力奔跑的应有的样子。

我们的样子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244期

梦想在高原戈壁绽放

张喆

我们的奋斗

透过每一个“第一次”，读懂勇气的力量

那一天，来自塔克拉玛干的黄沙不期而至，尘土把天空染成了一幅沙场画卷。

新疆军区某旅组织开训动员仪式，新型无人机组装阵列，昂首在队伍两侧。

一片羡慕的目光中，无人机侦察一连官兵挺直了腰板，落满雪花的脸上藏不住骄傲——站在新型无人机旁，他们第一次感觉站在了改革强军浪潮的最前沿。

那是新型无人机在这支部队的“首秀”，官兵们得以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期盼已久的新装备。动员结束后，部队专门为连队举办了授装仪式，营长岳阳代表官兵们写下决心书。

如今，回想起那一天，新疆军区某旅无人机侦察一连官兵依然激动不已——那是一种对责任和使命最原始的激情。

“决不让使命在我们身上欠账”“用青春和汗水书写荣光”……鲜红的条幅上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承诺和一串串鲜红的手印，见证了该连官兵对“首秀首任”的使命与担当。

谁也不知道遑上这份决心书将面对怎样的挑战，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——无人机真正的“首秀”在训练场，在并不遥远的战场。

“让无人机早日在我们自己手中飞上天，我们一刻都不想再等了。”中士霍日兴说，那种急迫的心情像催征的战鼓，无时无刻不在耳边回荡。

一个多月后，一连官兵开赴野外训练场。那一天是大年初四，车队穿过热闹的街巷，很快便要消失在喧嚣的尽头，霍日兴随口对身边战友说：“等咱们的无人机飞起来，俯瞰万家灯火一定别有一番景致。”

作为一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的直招军士，霍日兴庆幸自己赶上了改革强军的时代浪潮。然而，放飞无人机并不是一蹴而就，通往梦想的阶梯需要日复一日的努力来搭建。

连队许多官兵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理论，面对厚厚一沓的说明书，大家一时感到无从下手。连队迫切需要打开突破口，霍日兴主动担起了重任。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，他把自己和骨干关在帐篷里，夜以继日埋头钻研，最终梳理总结出这本系统性操作使用规范。

每天晚点名结束，霍日兴都要带着上等兵刘畅钻进模拟训练室强化飞控训练。起初，刘畅的主要任务是“在霍日兴犯困时掐他一把”。一段时间过后，看着班长忘我工作的劲头，刘畅实在不忍心下手。他告诉班长：“我跟着你一起学，你累了我上，咱俩轮流记录飞行数据。”

就这样，他们白天进行模拟训练，晚上研究控制方法和理论。凭借出色的专业水平，霍日兴获得了首飞的“殊荣”。

在霍日兴的带动下，许多战友收获了突破自我的勇气，一个个“第一次”在尝试和探索中成为现实：第一次利用模拟训练器材模拟飞行全流程，第一次成功实飞，第一次现场排除飞行故障……

“那段探索的日子，就像在黑夜中前行，战友们挑战自我的勇气，仿佛是一束



我们的青春

图①：新疆军区某旅无人机侦察一连机务人员起飞前检查飞机。谢亮摄。图②：连队官兵组织体能训练。谢亮摄。图③：连队组织高原行军拉练。谢亮摄。



束照亮前路的光。”指导员刘凯说。

向下扎根，种子只有深入泥土才能焕发生机

一级上士李士超性格沉稳，每次遇到航电问题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。

刚被定岗在航电专业时，仅有高中文化的李士超对自己信心不足，但他不想就此错过书写历史的机会。带着本本领恐慌，李士超开始了逆袭之路。

驻训场大风肆虐，李士超拿着一张电路图披上大衣就往外跑。从厂家老师那里回来，这位老兵又开始了加训。那段时间，李士超用掉了3盒笔，老师讲的话他都一字不差地记下来。有人说他死硬硬效率不高，李士超也不抬：“我就是用最笨的办法赶上大家。”

靠最“笨”的办法，李士超成了全连最厉害的航电专家。每次实操训练，他都会带上那张记得密密麻麻的航电图。不到2个月，李士超已经不再用这张图了。无人机的“七经八脉”他都已经谙熟于心。经过反复修改和实践检验，他把这张图塑封起来，成了航电专业的“武功秘笈”。

这张图不仅是“武功秘笈”，还是“助推引擎”。

参与感是每名官兵自我价值实现的基本需求。列兵伊米拉尼被分到了动力专业，对于毫无专业基础的他来说，连队火热的氛围显得有些“违和”。伊米拉尼消沉了一段时间，甚至找到班长希望换个专业：“我不是不是很没用，同年兵都开始实操训练了。”

班长范泽旭没有回答，手里拿着李士超的航电图，给他讲起了李士超从“小白”到“大拿”的故事。

“李班长的基础可能还不如你，只要你肯学，一定不比任何人差。”看着这张满是标记的航电图，伊米拉尼陷入了沉思。从那以后，伊米拉尼跟随着厂家老师和专业骨干，乐此不疲地吸

收着新知识。事实上，连队官兵大多是白手起家。面对新生事物，从学习、适应到胜任岗位，年轻的战友们想尽了办法。有人把自己关在模拟训练室埋头苦练；有人购买航模和理论书籍认真研读；有人把漫画和游戏从兴趣列表中划掉，打开无人机领域的短视频。

那天，连队终于迎来了自主首飞。机组有序配合顺利完成了地检，坐在副控上的霍日兴完成了起飞前的检查。控制站挤满了人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等待放飞的指令。

“无人机可以放飞。”对讲机里传来营长岳阳的指令。

“发动机工作正常，可以加速。”

人生那么精彩，我不想白来一场

完成自主首飞后，连队接着马不停蹄进行了多场次实飞。从简单的测试飞行到高原高海拔、长航时飞行，从畏手畏脚到收放自如，官兵们像采摘果实一样一点一滴收获着成长的喜悦。

眼看着戈壁滩上的小草冒出了新绿，很多人感慨：“是不是可以回营区了。”

然而，营长岳阳的一句话，让大家很快清醒过来：“把无人机飞上天还远远不是胜利，我们必须乘胜追击尽快形成实战能力。”

正如岳阳所说，高原极限条件下的性能测试、侦察训练和实弹射击等一系列挑战接踵而至。

那年8月，连队开赴高原某训练场。翻过座座达坂，氧气逐渐稀薄，班长范泽旭在车里听着风雨拍打车棚的声音，内心既兴奋又期待。

现实给他浇了一盆冷水。点位没水没电，风大得能把帐篷掀翻，帐篷里的尘土呛得人咳出眼泪。卸物资、接水电、整治营房，范泽旭鼓励大家：“之前吃了那么多苦都挺过来了，这里必将见证我们的荣光。”

其实，范泽旭并不知道那个荣光什么时候会来。他每天晚上都会抽出一点时间看看头顶的星空，给自己一些慰藉。

范泽旭对星空的热爱源自他的舅舅。舅舅也曾是一名高原戍边战士，每次回家都会讲他的哨所故事。舅舅告诉范泽旭，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夜晚总能看到很多星星，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片璀璨星河。这片星河，就这样在范泽旭的心中扎下了根。

当年入伍的时候，母亲舍不得把他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但范泽旭忘不了那片星河，想要穿上军装去看看。他替母亲擦掉了擦眼泪说：“人生那么精彩，我不想白来一场。”

深夜高原，寒风刺骨。范泽旭拎着发动机启动电源站在机尾持续待命，冷风吹得脸发麻的时候，他便会抬头去寻找那片星河。

气象保障组的指令终于传来：“天气情况转为良好，可以实施飞行。”范泽旭咬着牙，活动着已经冻僵的手指，将启动器插头接到飞机上，竖起大拇指，等待启动口令。

“刹车已带，油泵已开，可以启动发动机。”

“轰隆”数声，螺旋桨飞速旋转，发动机成功启动。滑跑结束后，无人机轰鸣着飞向夜空中最亮的那片星河。

静静地仰望星空，范泽旭突然意识到：“真正的高光时刻，不是我们站得多高，有多耀眼，而是内心找到奋斗方向时的那种充盈。”

文书的梦想

二级上士 谢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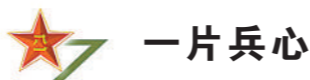
我到部队第二年就定岗在文书岗位。这些年的经验积累，让我熟知文书各项工作，做起事来游刃有余。

那年，某新型无人机组装后，全连官兵训练热情高涨，都在暗自“较劲”。今天我比你多背点理论，明天我就要在实操上胜你一筹。尽管飞行大多在夜晚进行，但疲惫丝毫盖不住大家神采奕奕的目光。

每次看着无人机飞行，我在欣喜自豪的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。

虽然我目前的工作得心应手，但战友们都在不断挑战自己、做精专业，我真的要一直待在自己的“舒适圈”吗？

我找到指导员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组织能不能考虑让我也去操纵无人机？”走出指导员的宿舍，大步走到阳光下，我看着远方连绵的雪山，心中默念：我这个文书，也想向天边奔跑。



班长的大衣

上等兵 刘心畅

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第一次上高原的那个晚上。

车里空间狭小，稀薄的氧气越来越难以支撑我的正常呼吸。随着海拔不断升高，我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，头晕，恶心，身体开始忍不住打颤。

好冷啊！我蜷缩起来，试图留住身体的温度。突然，一件

带着热气的大衣盖到了我身上。我费力睁开眼，班长范泽旭一边给我掖好衣角，一边给我喂药。我没有力气说话，班长一直坐在身边陪着我。

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班长靠着车睡着了，我把大衣脱下来，小心地盖在他身上，就像他照顾我那样。外面很冷，但我的心很暖。

(汤文元、董浩整理)